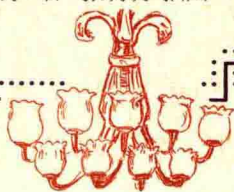


张恨水名作插图珍藏版

纸醉金迷

张恨水 著 张明明 插图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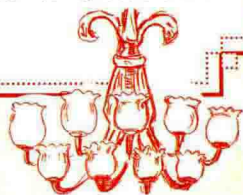
张恨水名作插图珍藏版

纸醉金迷

张恨水 著 张明明 插图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纸醉金迷 / 张恨水著 ; 张明明插图 . — 北京 : 人民文学出版社 , 2014
(张恨水名作插图珍藏版)

ISBN 978-7-02-010643-1

I . ① 纸… II . ① 张… ② 张… III . ①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 . ①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51497 号

责任编辑 陈建宾
装帧设计 黄云香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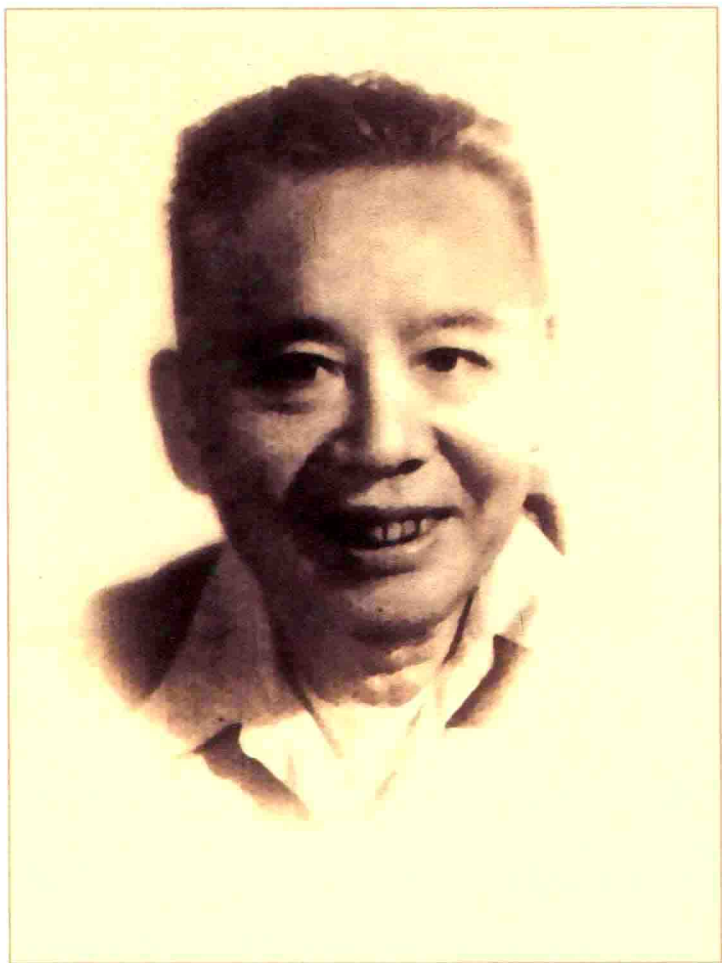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85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9.5 插页 2
版 次 198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643-1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

张恨水先生像

张恨水（1895 - 1967），现代著名报人及作家。原名张心远，祖籍安徽潜山，生于江西。一生致力于通俗文学写作，成就卓著，创作了《金粉世家》《啼笑因缘》《纸醉金迷》《夜深沉》《巴山夜雨》等中长篇小说一百多部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。他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多产作家，而且是畅销书作家，有“章回小说大师”“中国大仲马”“民国第一写手”等美誉。



张恨水与女儿张明明

张明明，张恨水之女。1940 年生于重庆，1964 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，后前往四川工作。1979 年定居美国，任室内设计师。现已退休。

目 录

纸醉金迷	1
一 重庆一角大梁子	3
二 吊楼上两家庭	11
三 回家后的刺激	19
四 乘兴而来败兴回	27
五 输家心理上的逆袭	35
六 一切是撩拨	43
七 买金子买金子	51
八 半夜奔波	59
九 排队	67
一〇 半日工夫	75
一一 皮包的喜剧	83
一二 起了酸素作用	91
一三 物伤其类	99
一四 一场惨败	107
一五 铸成大错	115
一六 杯酒论黄金	123
一七 两位银行经理	131
一八 再接再厉	139
一夕殷勤(纸醉金迷之二)	147
一 成就了一笔生意	149

二	安排下钓饵·····	157
三	入了陷笼·····	165
四	心病·····	173
五	两个跑腿的·····	181
六	巨商的手法·····	189
七	大家都疯魔了·····	197
八	如愿以偿·····	205
九	一夕殷勤·····	213
一〇	乐不可支·····	221
一一	极度兴奋以后·····	229
一二	一张支票·····	237
一三	谦恭下士·····	245
一四	忍耐心情·····	253
一五	破家之始·····	261
一六	胜利之夜·····	269
一七	弃旧迎新·····	277
一八	挤兑·····	285
此间乐(纸醉金迷之三)·····		293
一	忙乱了一整天·····	295
二	交换的难关·····	303
三	戏剧性的演出·····	311
四	钻石戒指·····	318
五	心神不定·····	326
六	营救丈夫的工作·····	334
七	夜深时·····	342
八	不可掩的裂痕·····	350
九	一误再误·····	358
一〇	破绽中引出了线索·····	366

一一	赌徒的太太	372
一二	人血与猪血	380
一三	回家后的苦闷	388
一四	有家不归	397
一五	各有一个境界	405
一六	你太残忍了	413
一七	屡败屡战屡战屡败	420
一八	此间乐	428

谁征服了谁(纸醉金迷之四)

一	居然一切好转	437
二	一连串的好消息	444
三	魔障复生	452
四	失去了母亲的孩子	459
五	滚雪球	467
六	谁征服了谁	475
七	各得其所	483
八	皆大欢喜	491
九	有钱然后有闲	498
一〇	凄凉的童歌	505
一一	黄金变了卦	512
一二	失败后的麻醉	519
一三	欢场惊变	527
一四	舞终人不见	535
一五	空城一计	543
一六	螳螂捕蝉黄雀在后	549
一七	收场几个忍心人	556
一八	爆竹声中一切除	564

纸 醉 金 迷

一 重庆一角大梁子

民国三十四年春季，黔南反攻成功。接着盟军在菲列滨的逐步进展，大家都相信“最后胜利必属于我”这句话，百分之百可以兑现。本来这张支票，已是在七年前所开的，反正是认为一张画饼，于今兑现有期了，那分儿乐观，比初接这张支票时候的忧疑心情，不知道相距几千万里，大后方是充满了一番喜气。但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，也有人在报上看到胜利消息频来，反是增加几分不快的。最显明的例子，就是游击商人。在重庆游击商人，各以类分，也各有各的交易场所。比如百货商人的交易场所，就在大梁子。大梁子原本是在长江北岸最高地势所在的一条街道。几次大轰炸，把高大楼房扫为瓦砾堆。事后商人将砖砌着高不过丈二的墙，上面盖着平顶，每座店面，都像个大地堂，这样，马路现着宽了，屋子矮小的相连，倒反有些像北方荒野小县的模样。但表面如此，内容却极其紧张，每家店铺的主人，都因为计划着把他的货物抛出或买进而不安。理由是他们以阵地战，和游击商比高下的，全靠做批发，一天捉摸不到行市，一天就可能损失几十万法币。在这个地方，自也有大小商人之分。但大小商人，都免不了亲到交易所走一次。交易所以外的会外协商，多半是坐茶馆。小商人坐土茶馆，大商人坐下江馆子吃早点。在大梁子正中，有家百龄餐厅，每日早上，都有几批游击百货商光顾。这日早上七点

半钟，两个游击商人，正围着半个方桌面，茶烟点心，一面享受，一面谈生意经。上座的是个黄瘦子，但装饰得很整齐。他穿了花点子的薄呢西服，像他所梳的头发一样，光滑无痕，尖削的脸上，时时笑出不自然的愉快，高鼻子的下端，向里微钩，和他嘴里右角那粒金牙相配合，现出他那分生意经上的狡诈。旁座的是个矮胖子，穿着灰呢布中山服，满脸和满脖子的肥肉臃肿着，可想到他是没有在后方吃过平价米的，他将筷子夹了个牛肉包子在嘴里咬着，向瘦子道：“今天报上登着国军要由广西那里打通海口。倘若真是这样，外边的东西就可以进来了，我们要把稳一点。”那瘦子嘴角里衔着烟卷，取来在烟缸子上弹弹灰，昂着头笑道：“我范宝华生长上海，中国走遍了，什么事情没有见过？就说这六七年，前方封锁线里钻来钻去，我们这边也好，敌人那方面也好，没有碰过钉子。打仗，还不是那么回事。把日本鬼子赶出去，那不简单，老李，你看着，在四川，我们至少有三年生意好做，不过三年的工夫也很快，一晃就过去了。为了将来战事结束，我们得好好过个下半辈子，从今日起，我们要好好的抓他几个钱在手上，这倒是真的，我们不要信报上那些宣传，自己干自己的。”老李道：“自然不去信他。但是你不信别人信；一听到好消息，大家就都抛出。越是这样越没有人敢要，一再看跌。就算我们手上这点存货蚀光了为止，我们可以不在乎。可是我们总要另找生财之道呀。于今物价这样飞涨，我每月家里的开销是八九上十万，不挣钱怎么办？你老兄更不用说了，自己就是大把子花钱。”范宝华露着金牙笑了一笑，表示了一番得意的样子，因道：“我是糊里糊涂挣钱，糊里糊涂花钱。前天晚上赢了二十万，昨天晚上又输了三十万。”老李道：“老兄，我痴长两岁，我倒要奉劝你两句，打打麻将，消遣消遣，那无所谓。唆哈这玩意，你还是少来好，那是个强盗赌。”范宝华又点了一支纸烟吸着。微摇了两摇头道：“不要紧，赌唆哈，我有把握。”老李听了这话，把双肉泡眼，眯着笑了起来。放下夹点心的筷子，将一只肥胖的右巴掌，掩了半边嘴唇，低声笑道：“你还说有把握呢，那位袁三小姐的事，不是我们几位老朋友和你调解，你就下不了台。”范宝华道：“这也是你们朋友的意

思呀。说是我老范没有家眷，是一匹野马，要在重庆弄位抗战夫人才好。好罢，我就这样办。咳！”说到这里，他叹了口气，改操着川语道：“硬是让她整了我一下。你碰到过她没有？”老李笑道：“你倒是还惦记她呢。”范宝华道：“究竟我们同居了两年多。”正说到这里，他突然站起身来，将手招着道：“老陶老陶，我们在这里。”老李回头看时，走来一位瘦得像猴子似的中年汉子，穿了套半旧的灰呢西服，腋下夹了个大皮包，笑嘻嘻的走了来。他的人像猴子，脸也像猴子，尤其是额头前面，像画家画山似的一列列的横写了许多皱纹。老李迎着也站起来让坐，范宝华道：“我来介绍介绍，这是陶伯笙先生，这是李步祥先生。”陶伯笙坐下来笑道：“范兄，我一猜就猜中，你一定在大梁子赶早市。我还怕来晚了，你又走了。”范宝华道：“大概九点钟，市场上才有的确消息，先坐一会罢。要吃些什么点心？”茶房过来，添上了杯筷，他拿起筷子，指着桌上的点心碟子道：“这不都是吗？我不是为了吃点心而来。我有件急事，非找你商量一下不可。”范宝华笑道：“又要我凑一脚？昨天输三十万了，虽然钱不值钱，数目字大起来，也有点伤脑筋。”陶伯笙喝着茶，吃着点心，态度是很从容的。他放下筷子，手上拿了一只桶式的茶杯，只管转着看上面的花纹。然后将茶杯放在桌上，把手按住杯口，使了一下劲，作个坚决表示的样子，然后笑道：“大家都说胜利越来越近了，也许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就回到南京了。无论如何，由现在打算起，应该想起办法，积攒几个盘缠钱。要不然，两手空空怎么回家？”范宝华道：“那末，你是想作一笔生意。我早就劝过你了，找一笔生意作。你预备的是走那一条路？”陶伯笙额头上的皱纹，闪动了几下，把尖腮上的那张嘴，笑着裂痕伸到腮帮子上去，点了头道：“这笔生意，十拿九稳赚钱。现在黄金看涨，已过了四万，官价黄金，还是二万元一两。我想在黄金上打一点主意。”范宝华对他看了一眼，似乎有点疑问的样子。陶伯笙搭讪着把桌上的纸烟盒取到手，抽出一支来慢慢的点了火吸着。他脸上带了三分微笑在这动作的犹豫期间，他已经把要答复的话，拟好了稿子了。他喷出一口烟来道：“我知道范兄已经作有一批金子了，请问我当怎么作

法？”范宝华哈哈一笑道：“老兄，尽管你在赌桌上是大手笔，你还吃不下这个大馍馍吧，黄金是二百两一块，买一块也得四百万。自然只要现货到手，马上就挣它四百万。可是这对本对利的生意，不是人人可以作到的。”陶伯笙道：“这个我明白。我也不能那样糊涂，想吃这个大馍馍。你说的是期货，等印度飞来的金砖到了，就可以兑现，自然是痛快。可是我只想小做，只要买点黄金储蓄券。多一点三十两二十两，少一点十两八两都可以。”范宝华道：“这很简单，你挤得出多少钱就去买多少得了。我还告诉你一点消息，要作黄金储蓄，就得赶快。一两个礼拜之内，就要加价，可能加到四万，那就是和黑市一样，没有利息可图了。”陶伯笙看了李步祥一下，因道：“大家全不是外人，有话是不妨实说。我也就为了黄金官价快要涨，急于筹一笔钱来买。范兄，你路上虽很活动，你自己也要用，我不向你挪动。但是，我想打个六十万元的会。”范宝华不等他说完，抢着道：“那没有问题。不就是六万元一脚吗？我算一脚。”陶伯笙笑道：“我知道你没有问题，除了你还要去找九个人呢。实在不大容易。我想，求佛求一尊。打算请你担保一下，让我去向人家借一笔款子。”范宝华两手同摇着笑道：“你绝对外行。于今借什么钱，都要超过大一分，借六十万，一个月要七八万元的利钱。黄金储蓄，是六个月兑现。六七四十二万，六个月，你得付五十万的子金。这还是说不打复利。若打起复利，你得付六十万的利息。要算挣个对本对利，那不是白忙了。”那胖子李步祥原只听他两人说话。及至陶伯笙说出借钱买黄金的透顶外行话，也情不自禁的插嘴道：“那玩不得，太不合算了。”陶伯笙道：“我也知道不行，所以来向范兄请教，此外，还有个法子，我想出来邀场头，你总可以算一脚吧？”范宝华道：“这没有什么，我可以答应的。不过要想抽六十万头子，没有那样大的场面。而且还有一层，你自己不能来。你若是也加入，未必就赢。若是输了的话，你又算白干，那大可不必。”陶伯笙偏着头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自然是不来。不过到了那个时候，朋友拉着我上场子，我要是说不来的话，那岂不抹了人家的面子？怎么样？李先生可以来凑一脚？”李步祥笑道：“我那里够资格？

我们这天天赶市场的人，就挣的是几个脚步钱。”范宝华道：“提起了市场我们就说市场罢。老李，你到那边去看看，若是今天的情形有什么变动的话，立刻来给我一个信。我和老陶先谈谈。”李步祥倒是很听他的指挥，立刻拿起椅子上的皮包就走出餐厅的大门。刚走到大门门口，就听到有人在旁边叫道：“我一猜就猜着了，你们会在这里吃早点的。”他掉转头去看时，说话者就是刚才和范宝华谈的袁三小姐。她穿着后方时行的翠绿色白点子雪花呢长袍，套着浅灰法兰绒大衣。头发是前面梳个螺旋堆，后面梳着六七条云丝纽。胭脂粉涂抹得瓜子脸上像画上的美女一样，画着两条初三四的月亮型眉毛。最摩登的，还是她嘴角上那粒红豆似的美人痣。看这个女人也不像是怎样厉害的人。倒不想她和范宝华变成了冤家。他匆遽之间，为她的装饰所动，有这点感想，也就没答复出什么话来，只笑着点了两点头。袁小姐笑道：“哼！老范也在这里吧？”她说，把腋下夹的皮包拿出来，在里面抽出一条小小的花绸手绢，在鼻子上轻轻抹了两下。李步祥又看到她十个手指头上的蔻丹，把指甲染得血一般的红。她笑道：“老李！你只管看我作什么？看我长得漂亮，打什么主意吗？”李步祥哎哟了一声，连说不敢不敢。袁三小姐笑道：“打我什么主意，谅你也不敢，我是问你，是不是打算和我作媒？”李步祥还是继续的说着不敢。袁三小姐把手上的手绢提了一只角，将全条手绢展开，抖着向他拂了一下，笑道：“阿木林，什么不敢不敢？实对你说，你要发上几千万元的财，也就什么都敢了。”老李笑道：“三小姐开什么玩笑，你知道我是老实人。”她笑道：“哼！老实人里面挑出来的。那个老实人能作游击商人？这也不去管他了。你是到百货市场去吧？托你一件事，给我买两管三花牌口红来。别害怕，不敲你的竹杠，我在百龄餐厅等着你。买来了，我就给你钱。”李步祥先笑道：“袁小姐就是这一张嘴不饶人。东西买来了，我送到那里去？”袁三道：“你没有听见吗？我在百龄餐厅等着你。你以为老范在那里我不便去。那没有关系，不是朋友，我们也是熟人。回头要来。”说着笑对了，他招招手，她竟是大开了步子，走进餐厅里去。李步祥望着她的后影，摇了两摇头自言自

语的道：“这个女人了不得。”于是走上百货市场去。这百货交易所在一幢不曾完全炸毁的民房里。这屋子前后共有四进，除了大门口，改为土地堂的小店面而外，里面第二第三两进屋子，拆了个空，倒像个风雨操场。这两进房子里挨着柱子，贴着墙，乱哄哄地摆下摊子。那些摊子上，有摆衬衫袜子的，有摆手绢的，有摆化妆品的。也有专摆肥皂的。夹着皮包的百货贩子，四处乱钻，和守住摊子的人，站着就地交涉。全场人声哄哄，像是夏季黄昏时候，扰乱了门角落里的蚊子群。李步祥兜了两三处摊子，还没有接洽好生意，这就有个穿蓝布大褂的胖子光了头，搬一条板凳放在屋子中间。他这么一来，立刻在市场上的游击商人，就围了上来。人围成了圈子以后，那胖子站在凳子上，在怀里掏出一本拍纸簿，在耳朵夹缝里取出一支铅笔。他捧着簿子看了看，伸了手叫道：“新光衬衫九万。”只这一声，四处八方，人丛中有了反应：“八万，八万五，八万二，两打，三打，一打。”同时，围着人群的头上，也乱伸了手。那胖子又在喊着：“野猫牌毛巾一万二。”在这种呼应声中，陆续的有人走来，加进了那个拥挤的人圈，人的声音也就越发嘈杂了。李步祥的意思，只是来观场，并不想买进货品，也就只站在人丛后面呆望了一阵。约莫有十来分钟，他把市场今日的行市，大概摸得清楚了。却有人轻轻在肩上拍了一下，看时，正是那位邀赌的陶伯笙。便笑道：“陶先生，你也有兴致来观观场吗？不买东西，在这里站着是无味的，声音吵得人发昏。”陶伯笙笑道：“那位袁三小姐又去找老范去了。我想坐在一处，他们或者不好说话，所以我就避开来了。”李步祥笑道：“没有关系。我和他们混在一处两三年，什么不知道。这位袁三小姐是什么全不在乎的。不是你提起我倒忘怀了。她正叫我给她买两支口红呢。来罢，我们一同来和袁小姐看口红。”说着，转了两三个化妆品摊子，果然找到了两支三花牌口红。李步祥一问价钱，那位摊贩子并没有开口说话，将蓝布衫的长袖子伸出来。当李步祥也伸过手去和他握着时，他另一只手，立刻取了一块白的粗布手巾，搭在两个人手上，也不知道他们两只手在布底下捏了些什么。那李步祥缩回手来，摊贩子立刻摇了两摇头道：“那不行，差

远了。”李步祥笑着伸过手去两只手捏住，又把布盖着。他连问着：“可不可以？”于是两个人一面捏手，一面打着暗号，结果，李步祥缩回手来，掏出几千元钞票，就把口红买过来了。陶伯笙跟着他走了几步，笑道：“为什么不明说，瞒着我吗？”李步祥道：“市场上就是这么一点规矩，明事暗做。其实什么东西，什么价钱，大家全知道。你非这样干，他不把你当内行，有什么法子呢。走罢，把东西送给袁三去。”陶伯笙笑道：“你当了老范的面，送她这样精致的化妆品，恐怕不大妥当。老范那个人疑心很重。”李步祥笑道：“没关系，大家全是熟极了的人。”他说着，向前走，一到餐厅门口，陶伯笙不见了。心想，这家伙倒是步步当心，是个精灵鬼，自己也不可太大意。于是缓着步子向里走，隔着餐厅玻璃门，先探头望了一下。那袁三和范宝华坐在原先的桌位上，谈笑自若。她倒是先看见了，抬起手来，连招了两下。李步祥只好夹着皮包走过去了。看看范袁两人脸色，都极其自然。便横头坐下来笑道：“刚才范兄还提到你的，不想你就来了。”袁三将眼睛向两人飘了一眼，笑道：“那多谢你们惦记了。”李步祥道：“本来你和范兄是很好的。大家还可以……”袁三立刻把笑脸沉下来道：“老李，话不要说得太远了。过去的事提他干什么？我们都不过是朋友而已。朋友见面，坐坐茶馆何妨？”李步祥把脸腮上的肥肉拥起来，苦笑了一下。袁三又笑道：“你自说是个老实人，说错了话我也不怪你。托你买的口红，你买了没有？”他便在口袋里掏出两支口红管子，放在桌上。袁三拿过去看了看装潢上的记号，又送到鼻子尖上闻了两下，点着头道：“这是真的，你花了多少钱买的？”李步祥笑道：“小意思，还问什么价钱？”袁三道：“我敲竹杠要敲像老范一样的，敲就敲笔大的。你这个小小游击商人，经不起我一敲。多少钱买的？说！”李步祥一想，这家伙真凶，和她客气不得。于是点了头笑道：“袁小姐说的是，你就给五千块钱吧！我们买的便宜。”袁三道：“两千五百元买不到一支口红，你说实话。”李步祥将肥脖子一缩，笑道：“袁小姐真是厉害，市场上价目都晓得。我是七千元买的。”袁三将硃漆的小皮包放在桌上打开，在里面抽出一叠钞票，拿了几张由桌面上向李步祥面前一